

詩與史的重影——論宋詩所見孟郊的歷史影像

黃培青*

（收稿日期：108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08年12月18日）

提要

中唐詩人孟郊以清奇瘦硬的詩風，開啟「元和」新體的嶄新面貌，博得時人韓愈、賈島及後世追隨者的尊敬與推崇。然自宋代歐公「秋蟲吟草」、東坡「郊寒島瘦」、蘇轍「陋於聞道」……等批評後，將孟郊的形象導向貶抑、譏斥的彼端。孟郊一生，身分卑微、官秩塵下，史籍載記的資料並不豐富。但從《全宋詩》中卻可蒐羅出為數不少篇章，或直截、或間接的論及孟郊其人。是以筆者擬就相關詩章篇什，別類分門，以詩見史、因事知人，透過具體詩作的討論，還原宋代詩人創作視域裡的孟郊身影，完成詩、史重合的歷史影像。

關鍵詞：孟郊、詩學、歷史、接受、形象

* 輔仁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有關中唐詩人孟郊的評騭，是詩歌史上聚訟紛紜的話頭之一。韓愈〈孟生詩〉曾以「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¹評價之，張籍〈贈別孟郊〉亦曾推許其「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純誠發新文，獨有金石聲。」²，對於其人、其詩皆給予極高的評價。然而在宋人歐陽脩、蘇軾「寒蟲吟草」、「郊寒島瘦」的評喻之後，關於孟郊詩品、人品的討論，就成為後人爭論的焦點。

審諸今人文史論著，大抵受歷代詩話、筆記等「詩文評」影響，摘引、羅列相關評述，以為定評。³然在當前接受史的研究中，大抵可分作 1.以普通讀者為主體的「效果史研究」、2.以詩評家為主體的「闡釋史研究」、3.以詩人創作者為主體的「影響史研究」。是以在詩評家視野之外，似乎仍有尚待檢視的切入視角。

上世紀末北京大學古籍所，整理有宋一代詩章，編纂總成《全宋詩》72 冊，其中留存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通過這些詩歌的檢索、分析，或可蒐羅出可資佐證、補充甚至修正「詩文評」定論的資料。透過這些文獻將可更加全面、立體地描繪出孟郊在宋人眼中真切的樣貌。

今人陳文忠在〈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經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一文中曾提出「人格精神傳播史」的概念，他以為：

經典作家人格精神的影響和傳播，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品中的人生智慧對後人的精神的滋養，二是作家的人格境界為後人樹立典範。⁴

透過這些詩章篇什，除可提供與「詩文評」對看、比較的可能性外，也可尋繹出孟郊具體的形象。由中唐時遺落的「現實人格」，經歷時光淘洗、發展，至宋代所形構出的「詩性

¹ 唐·韓愈：〈薦士〉，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31。

² 唐·張籍：〈贈別孟郊〉，清·彭定求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 383，頁 952。

³ 關於唐、宋詩文評中的孟郊接受，筆者曾撰有〈論唐、五代視域中的孟郊形象〉（《語文學報》18 期）及〈宋代詩評視野中的孟郊接受〉（《輔大國文學報》40 期）可茲參看。詳參黃培青：〈宋代詩評視野中的孟郊接受〉，《輔大國文學報》第 40 期（2015 年 4 月），頁 37-66；黃培青：〈論唐、五代視域中的孟郊形象〉，《語文學報》第 18 期（2018 年 6 月），頁 89-122。

⁴ 陳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經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為接受史辯護》（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42。

人格」與「文化人格」。⁵在這些具體詩作的討論基礎上，除可勾勒孟郊接受的歷史影像，更可作為後人理解詩人形象於歷代傳衍歷史發展的具體案例。

《全宋詩》中涉及文學層面，有關宋人對於孟郊詩歌具體接受的模式，筆者已另文探討。該文透過後人唱和、擬效與追懷等作品，還原有宋一代詩人對於中唐詩匠孟郊的範形與追步。而本文探討的範疇，則回歸與孟郊具體行跡相涉的層次，作進一步的討論。以下將就直接以孟郊為命題歌詠、評價者，以及於詩句中間接點評孟郊的詩章，依次討論如後。

二、直截評價

作為歷史聞人，後人逕以孟郊為題的詩篇，所在多有。此類詩作約可分作專題吟詠，以及旅次追懷兩大類。

（一）專題吟詠

所謂「專題吟詠」，即直接以孟郊其人為題，為歌詠對象。其詩如葉茵（1199-？）〈孟東野〉，即就孟郊一生作簡要的評述，其云：

出仕因詩忤長官，布衣時節更孤寒。長安得意春風裏，百歲都來一日歡。⁶

綜觀孟郊一生，實命遇多舛，不僅晚年始第、官小位卑，一生饑寒交迫、迭遭不幸。詩中所謂出仕忤長官、布衣更孤寒，即是其悲苦生活的具體寫照。據陸龜蒙（?-881）〈書李賀小傳後〉記載：

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瀨，……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單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

⁵ 陳文忠：「人格範型的形成，也有其自身的規律。一般地說，大多要經歷從『現實人格』到『詩性人格』到『文化人格』的三部曲。詩性人格是現實人格的升華，文化人格又是詩性人格的升華。」參看陳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經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為接受史辯護》，頁143。

⁶ 宋·葉茵：〈孟東野〉，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61冊，頁38233。

櫟，隱叢篠，坐於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
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⁷

在孟郊任事的平陵縣有一處水瀨，幽邃岑寂、古澹可喜，係當地里民漁樵方知的人間佳境。孟郊經常乘驢至此，於水瀨旁苦吟為詩，導致曹務廢弛。也因此引起上司縣令的不滿。有司後竟另請假尉瓜代其職，並分其俸而予之。此即是「因詩忤長官」之所由。

而布衣時節的孤寒情境，則可由孟郊詩作一窺梗概。如〈秋懷十五首〉之四：「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牀，四壁風入衣。」⁸，居處屋舍竟然無門、家徒四壁，而冷風寒徹，衣不暇暖，這種種的形容，其窮苦可見一斑。又如〈臥病〉：「貧病誠可羞，故牀無新裘」⁹，〈答友人贈炭〉「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¹⁰，對於生活而言，已不是吃得飽不飽的問題，而是連掩體的衣物、被荷都有問題！即便其任官之時，都還云：「官給未入門，家人盡以灰。意勸莫笑雪，笑雪貧為災。」¹¹，其饑寒窮苦之狀，實令人不忍卒睹。

而對照其慘澹的一生，大抵只有登第之時，曾有過短暫的一日之歡？有孟郊生平第一快詩之稱的〈登科後〉嘗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¹²在久與暫，樂與憂的強烈對比中，作者對於孟郊多舛的人生給予最深刻的同情。

年代稍晚的徐鉉（生卒年不詳，約宋度宗咸淳末前後在世）曾作有〈孟郊〉一詩，概括詩人的一生。其云：

自古詩人例怨窮，不知窮正街詩工。先生吟苦身尤蹇，恰似霜階訴候蟲。¹³

是詩起首即將「詩」與「窮」拉上關係，其中的「例」字，代表的是一個歷史現象的總結。事實上自歐陽脩提出「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¹⁴之後，詩與人之窮通就成為宋代

⁷ 唐·陸龜蒙著，宋景昌、王立群點校：〈書李賀小傳後〉，《甫里先生文集》（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卷18，頁270。

⁸ 唐·孟郊：〈秋懷十五首〉之四，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頁147。

⁹ 唐·孟郊：〈臥病〉，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75。

¹⁰ 唐·孟郊：〈答友人贈炭〉，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404。

¹¹ 唐·孟郊：〈雪〉，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59。

¹² 唐·孟郊：〈登科後〉，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43。

¹³ 宋·徐鉉：〈孟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8冊，頁42862。

¹⁴ 宋·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梅聖俞詩集序〉，《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詩壇尋常可見的話頭。今人吳承學曾云：

對於「詩人薄命」、「詩能窮人」、「窮而後工」之說的選擇反映出中國古人基於詩學觀念與價值判斷之上的集體認同。¹⁵

而在「詩」、「窮」聯繫的過程中，孟郊可謂是一般讀者心中最易浮現的看版人物。然而人之「窮」無損於詩之「工」，就孟郊而言，也許生活蹇苦，卻成就了楷世遺韻，供世人憑弔。是以「窮」究或是「幸」抑或「不幸」，就成了另個接續的話題。¹⁶回到此詩，篇末以候蟲訴霜階的形象作結，則點出了孟郊詩風的清峻與切切嘈嘈、個己低吟的境界。所以作者肯認了孟郊一生的功績即在作詩之上，並對其詩風、境界作了粗略的評判。

總結宋人選以孟郊為題的作品，關注點大抵都是由人及詩，由生平的孤寒、窮蹇，再對其以詩留名的文章事業予以肯定。而際遇與詩風之間的聯繫關係，也被明白的揭示出來。

（二）旅次追懷

如前所述，作為歷史的名人，孟郊故居舊里也常成為後人憑弔、景仰的遊歷之所。以《全宋詩》為例，即有孫嵩（1238-1292）、陳必復（理宗淳祐10年進士）、董嗣杲（度宗咸淳末年嘗知武康）等人，曾以東野故居為題，作詩憑悼。

孫嵩〈春日武康遊望過孟東野故居〉云：

殘靄初收半在沙，一川芳草趁溪斜。羣峰古意汪芒國，廢地詩情正曜家。

天末淒迷浮野色，柳邊駘蕩受春華。更携尊酒看修竹，不為前坡得意花。¹⁷

卷 43，頁 612。

¹⁵ 吳承學：〈詩人的宿命——中國古代對於詩與詩人的集體認同〉，《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 106。

¹⁶ 如元人趙文（1238-?）〈王奕詩序〉嘗云：「世謂詩能窮人，歐公謂詩非能窮人，詩必窮而後工；皆未必然也。詩者，天之所以私窮人，使之有以通其窮者也。孟郊、賈島，世所謂羈窮之極者，使天下不與之以清才而能為詩，亦甚矣。宰物輕與人以富貴，重與人以清才。委巷之人崛起而有千金，跨大馬，稱達官，所在時時有之；至於能詩之士，曠數十年而不一遇也，豈非天之所靳，在此而不在彼歟？」見《青山集》卷 1，吳文治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頁 1058。趙氏以為孟郊、賈島是世人所謂羈窮者，卻也是天假清才，使之能詩者。而詩人以此清才，成就千古文章志業。所以，世上擁千金、跨駿馬、位人臣者，所在多有，但青史之上能留名者又有幾人？反倒是「清才」，或許才是上天所以私予窮人的恩典。

¹⁷ 宋·孫嵩：〈春日武康遊望過孟東野故居〉，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68

本詩篇始由「殘靄」、「芳草」入手，營構起一派古今遷逝、桑田滄海的氛圍。而「群峰」、「廢地」，透過俯、仰的視角轉換，照見的是時光淘洗的痕轍。景、事或因人世遷流而有住、變之別，但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於作者眼前所浮現出的是，詩人於野芒叢生、暉光映照下吟哦的「古意」、「詩情」。由此，可以感受到孫氏對於前輩詩人一生功績的定調與評價。野色淒迷、春華駘蕩，在大化縱浪之中，皆僅是浮華前事。參透世間機趣的人，所瞻顧留戀者，已不在文華芳菲的點綴，而是於前人修竹般屹然長葆的人格與德行。

綜觀是詩，景物的著墨、故居的望遊，皆只是作者追慕前代詩人偉岸身影的鋪陳背景。實質上，係透過詩歌，表露對於孟郊一生銳意好古、攻詩不輟的陳蹟予以熱情地贊頌。

此外，宋代中後期的詩人陳必復，嘗屢次遊經東野故居，並留下篇什歌詠。首篇〈東野故居〉云：

先生高隱地，遺跡尚堪尋。出郭祇疑近，入村還覺深。
秋光淡平野，暝色帶遙岑。幾度祠邊過，詩成不敢吟。¹⁸

此詩紀行的意味較為明顯，上半部分是白描，書寫尋隱的進程與感受。下半部分則略為提及平野、遙岑等視覺感受，而秋光、暝色除了點出時間外，亦予人些許人生代謝的蒼茫之感。另外，據《武康縣志》記載，南宋景定年間（1260-1264）武康知縣國材，因喜得進士舒岳祥祖傳家藏的孟郊遺像後，重建祠堂，祀奉孟郊。故此處所云之「祠」應即指此。而「幾度」一詞則點出作者對於前輩詩人的深情厚意，故幾次造訪、徘徊流連之間，表現出來的是無盡的追慕與肯認之情。甚至作者也曾想賦詩聊表對於詩人的禮敬，但在孟郊文章山斗之前，竟讓作者因相形見絀而不敢示諸於人。

此外，陳氏還有〈重過東野故居〉詩，其云：

郭外有村名孟堡，舊傳君此卜幽棲。草荒東野千年宅，水繞南山一曲溪。
人物不生詩渺渺，秋風無語恨悽悽。可憐如許衣冠士，不為留祠向竹西。¹⁹

此詩前半仍是對於詩人宅邸環境的描寫，而在「曲溪」、「荒草」綴翳之間，挺立的是詩

冊，頁 43158。

¹⁸ 宋·陳必復：〈東野故居〉，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65 冊，頁 41090。

¹⁹ 宋·陳必復：〈重過東野故居〉，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65 冊，頁 41097。

人足以屹立千年的文章事勳。人雖已逝，但詩章常存，在秋風之間幽幽咽咽，點逗的是歷代布衣寒士無盡的委曲心事。

從這兩首詩中可以看出陳必復對於孟郊形象的理解與認識，對於其詩，目之如泰山、北斗般的存在，致使陳氏「詩成不敢吟」。而總括孟郊身世，則有可憐、悽恨的同情。然其幸以詩章聞名於世，而成為後代布衣寒士追慕、投影的表徵。

另外，董嗣杲〈趙南康可齋築屋武康孟保園池喬木極有思致東野故廬藉以表出感古傷今成重遊〉，詩題所云武康孟堡，與前詩所言者同，即孟郊故居所在。作者於度宗咸淳末年嘗知武康，因友築屋於東野故廬附近，訪遊行次而生感古傷今之意。其詩云：

東野英溪英，妙寄寒苦詩。里社今有井，誰構亭覆之。
 想彼異代賢，孤標奪葳蕤。可齋出帝胄，結廬探幽奇。
 分符廬山陽，歸葺園與池。高懷敦薄俗，萬象共眇窺。
 惟憐時不與，舟壑忽夜移。身世付永擯，逸駕淪西馳。
 我此偶竊稍，荏苒垂三朞。兩獲憩絕境，真與浮世遺。
 牽裾古木底，洗屐官溪湄。想像貞曜公，淪落長安時。
 壯心侔元造，瀝思抽肝脾。衰謝入硬語，難以好爵縻。
 此鄉所自出，指點餘芳茨。相去五百年，隨勝營詩詞。
 清揚藉發揮，昧者迷藩籬。孟公能歸歟，趙侯今已而。
 罷酒聞清彈，眼在空涕洟。孰能經始初，欲綿無窮期。
 再傳至斯荒，曠望逝水悲。丘壑漫獨存，豈不重爾思。
 拘情失寢處，觸事逢乖離。無端菊帽破，不管西風吹。
 俛仰興替間，惟餘鷗鷺知。心遙歲年道，行將謝塵羈。
 我窮吟更窮，逐逐亦已疲。有愧快士志，名盛位任卑。
 制愁遊學宮，弗讀國朴碑。四顧雲樹蒼，雅道誰扶持。²⁰

因詩題已明白揭示係因過東野故廬而起，故其詩即以對孟郊的追懷與詠歌入手。首先讚譽東野為武康英傑，以寒苦詩風妙絕一時。而故里間遺留的「孟井」，據傳即是因孟郊孝親，為方便母親取水而構築搭建的。詩篇接著描述齋室修葺與園林風光，而後聯繫到孟郊昔時不偶的命運，對於人生的升浮表示遺憾之情。進而指出此一園池風致，或是洗滌凡塵俗擾

²⁰ 宋·董嗣杲：〈趙南康可齋築屋武康孟保園池喬木極有思致東野故廬藉以表出感古傷今成重遊〉，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8冊，頁42675。

的寄託之處。接著作者回想貞曜先生孟郊，過往淪落長安之時，雖有澄清天下之志，並將抱負一寓於詩。在瀝思澡雪的過程中，留下硬語盤空的傑作，卻仍無法為其換來青雲平步、一展抱負的機會。而孟公、趙侯時隔五百年，皆是武康一帶不世出的英才，但在多舛的世事之中，卻遍歷人世浮沉。對古撫今，不免令有志之士，聞之慨嘆。篇末「名盛位任卑」、「雅道誰扶持」，更是表露對於孟郊大才不遇，斯文難振的無限遺憾。

旅次先人故居，其一生行跡往往會成為後人懷想、追悼的依憑。在睹物思人的進程中，宋人對於孟郊詩藝、行止大抵給予正面的肯定。其形象甚已逐漸凝定為不遇寒士引為同道，並以之開慰友朋的文人表徵。

三、間接評價

在《全宋詩》中，間接提及孟郊的詩篇更是不勝枚舉。經筆者略加整次，其形象大抵可歸納為「追騷復雅」、「清寒苦硬」二端，再聯繫其生平事蹟略加檢視，可得出「窮愁不偶」的境遇認識。

（一）追騷復雅

孟郊一生，以詩鳴世。即便是嘗批評「郊寒島瘦、元輕白俗」的蘇軾（1037-1101），也曾云：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愛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²¹

此處對於「以詩鳴世」的孟郊，亦頗予推崇。

而時代稍晚的鄒浩（1060-1111）在〈次韻醇中見寄〉詩中嘗云：

如何東野鳴，亦復追離騷。彼蒼久已均，後逸須先勞。²²

關於東野所鳴者何？鄒氏明白指出其受後人推許的原因，即在於對於「騷雅」傳統的重繼。

關於楚騷精神的延續，孟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嘗有「一掬靈均淚，千

²¹ 宋·蘇軾：〈次韻致遠〉，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14冊，頁9346。

²² 宋·鄒浩：〈次韻醇中見寄〉，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21冊，頁13923。

年湘水文。」²³、〈商州客舍〉亦有「淚流瀟湘絃，調苦屈宋彈。識聲今所易，識意古所難。」²⁴之句，是以對於楚騷傳統的承繼，孟郊顯然是意識清晰的。而鄒氏對於孟郊能以實際創作，為後人揭糞詩學的正衢廣徑，顯然是頗為肯定的。

此外，王洋（1087-1154）〈僕近還舍以一篇餉秀實蒙以兩篇見酢謹用前韻再酬一篇〉亦曾言及孟郊，其云：

三杯酒後逢人醉，幾首詩多取意吟。慚愧孟郊三百首，何人收拾薦薰琴。²⁵

此詩是與友酬酢之作，其中作為典故出場的孟郊，以其生平三百首的詩歌，足與帝舜所造之〈南風〉之詩相提並論。²⁶而孟氏「大雅」之章，卻因後世鮮有知賞，故作者慨嘆道，能否有人略為蒐集、編次，而使其「德音」能如泉流，後人才能述而不忘。由此可知作者對於前代詩人身後的寂寞，在同情中表現了流露出無盡的推仰與追思。

一生復古自任的孟郊，在〈答姚怱見寄〉中嘗感嘆道：「大雅難俱陳，正聲易漂淪。」²⁷，在〈贈蘇州韋郎中使君〉亦曾有「塵埃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鮮明。」²⁸對於時人猶尚徐庾體般偶對工巧、仍帶六朝錦色的萎靡詩風，孟郊直截提出「雅正」、「大雅」、「正聲」作為革除時弊的指導方針。其〈讀張碧集〉更云：

天寶太白歿，六義互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
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
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采詩官，忍之不揮發。²⁹

詩中孟郊自詡能力挽「王澤竭、詩不作」的困境，上繼遺落的風雅傳統。在以復古為革新

²³ 唐·孟郊：〈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20-21。

²⁴ 唐·孟郊：〈商州客舍〉，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139。

²⁵ 宋·王洋：〈僕近還舍以一篇餉秀實蒙以兩篇見酢謹用前韻再酬一篇〉，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30 冊，頁 19005。

²⁶ 據《孔子家語》，卷 8〈辯樂解〉記載：「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89。

²⁷ 唐·孟郊：〈答姚怱見寄〉，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315。

²⁸ 唐·孟郊：〈贈蘇州韋郎中使君〉，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250。

²⁹ 唐·孟郊：〈讀張碧集〉，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397。

詩運的號召聲中，希望重現「證興亡」、「備風骨」的詩藝精神。此外，還可由孟郊〈答友人〉「落落出俗韻，琅琅大雅詞。」³⁰、〈送魏端公入朝〉「何當補風教，為荐三百篇。」³¹等篇章，皆可清楚看出其接續風雅的具體實踐。

南宋詩人顏頤仲（1188-1262），則作有〈和碧玉千峰詩〉云：

道在穹壤間，如日照萬國。淳乾再中天，斯文荷申錫。
惟時朱夫子，一柱擎天力。勉齋妙心傳，月印寒潭碧。
東野正始音，絕唱未易續。听庭萬言對，珠璣燦盈掬。
一麾壓南州，寒谷回春燠。煌煌漳水珠，照耀崑山玉。³²

宋代道學昌盛，言道論文是時人案頭的尋常文章。由詩句中不難看出顏氏宗儒的家數派衍，淳乾中天、斯文荷錫，皆有待吾道之弘揚、再現。詩中的朱夫子即指朱熹，更以其擎天之力一澄海靖，以正語妙道、相印心心，收萬川月映的宏博功效。在此儒道昌弘之際，孟郊以接續漢魏風骨、正始遺音的姿態出場。是詩，對於孟郊的評判與詩、道合流、融攝的字句，實有頗堪玩味之處。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嘗於〈詩病五事〉批評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³³

有宋以降，在古文、道學家眼中，一直視孟郊為有違孔顏樂處，甚或是陋於聞道的負面人物存在。但在顏氏的和詩中，顯然重振起孟郊「證興亡」、「備風骨」的另類形貌。實則在孟郊憂米憂柴的生計哀歌中，仍然有「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

³⁰ 唐·孟郊：〈答友人〉，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309。

³¹ 唐·孟郊：〈送魏端公入朝〉，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369。

³² 宋·顏頤仲：〈和碧玉千峰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9冊，頁36832。

³³ 宋·蘇轍：〈詩病五事〉，《樂城集》，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899。

我裁」³⁴等氣度宏闊的詩篇。「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聖賢心，熟與造化該。」³⁵的自信與創作理念，也有飛揚跋扈的一面。其詩〈出東門〉嘗云：「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³⁶，〈上包祭酒〉亦云：

岳岳冠蓋彥，英英文字雄。瓊音獨聽時，塵韻固不同。
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胸中。時吟五君詠，再舉七子風。
何幸松桂侶，見知勤苦功。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³⁷

吾人可由孟郊所作詩歌，聯繫出一條上接騷雅、下繼漢晉的詩學傳統，而他本人更是以此自任的。

是以後人尋常理解的陋於聞道、賦性褊隘的印象，僅是孟郊其人、其詩的某一面向，實更有天地風雷的宏闊姿態，只是為後世選擇性的淡忘。而顏氏是詩，恰恰提供吾人另一觀照進路，喚起後人對於孟郊偉岸的精神氣度，進行重新的認識與理解。

（二）清寒苦硬

關於孟郊詩之寒苦，仍是唐宋時人普遍的認識。以蘇軾為例，其對孟郊詩音寒苦的認識，當是來自於詩人貧蹇詩語的概括。其詩〈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有云：「縫衣付與溧陽尉，舍肉懷歸潁谷封。」³⁸，詩中意欲縫衣相付，回看孟郊詩集中言寒畏饑的詩篇為佐，自不難體會。是以孟詩之「寒」，極大的原因是來自於生活之「寒」。

對此，關於孟郊困於生活寒窘之迫，宋人亦有為數不少的調侃之聲。如周紫芝（1082-1155）〈次韻仲山再示協趣韻〉即云：「西風長怨草蟲秋，自笑酸寒溧陽尉。」³⁹，陳造（1133-1203）〈程言聚散有感次前韻〉其三也有：「把盃借聽歌聲醉，絕勝酸寒尉溧陽。」⁴⁰等句。句中「酸寒」之謂，顯然並不站在包容、理解的角度與立場。⁴¹

³⁴ 唐·孟郊：〈贈鄭夫子魴〉，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279。

³⁵ 唐·孟郊：〈贈鄭夫子魴〉，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279。

³⁶ 唐·孟郊：〈出東門〉，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118。

³⁷ 唐·孟郊：〈上包祭酒〉，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 253。

³⁸ 宋·蘇軾：〈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14 冊，頁 9425。

³⁹ 宋·周紫芝：〈次韻仲山再示協趣韻〉，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26 冊，頁 17327。

⁴⁰ 宋·陳造：〈程言聚散有感次前韻〉，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 45 冊，頁 28250。

此外，陳造詩中還有多處以孟郊為詩材之例，如：〈張丞見和次韻答之〉其五「端如溧陽尉，老訴食齋苦。」⁴²，〈寄嚴文炳〉其十「當嗣溧陽尉，苦語叩哀玉。寧當蘇門翁，清嘯答幽谷。」⁴³其「苦語」、「訴苦」的緣由，無一不是來自生活境遇之困窮。

只是，在困窮的表相之外，孟郊追騷復雅的精神理念，擺落六朝錦色的實踐用心，也為宋人所感知覺察。在他清寒苦語中所透顯的鯁介骨力，也造就了宋人對其「清寒苦硬」的理解與認識。

1. 清寒

所謂「清寒」，略可析分為「清」與「寒」二字，分別看待。其中，「清」字或來自於詩人本身的人格底蘊。韓愈〈與孟東野書〉嘗云：「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⁴⁴此處所謂的「才高氣清」即是指孟郊才力雄厚，人格氣質澄明爽利，故與之相交，常予人一種清新自洽的愉悅感受。而這種清淡的人格質地，發而為詩，往往派生出幽淡清雅的特色。

蘇軾〈書林逋詩後〉曾有句云：

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

遺篇妙字處處有，步遠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⁴⁵

林逋係北宋時著名的隱士，嘗隱居西湖邊的孤山二十年，種梅養鶴，素有「梅妻鶴子」之譽。以詩聞名於世，尤善行書。蘇軾是詩即就林逋「詩」、「書」二絕為論，其中，「留臺」即宋人李建中，亦以行書知名於世，但其字豐腴飽滿，與林逋細瘦的行書線條判然有別。而詩中所謂的「絕俗」、「神清骨冷」之喻，則是稱揚林詩的骨力，而用與相提並論者，即是孟郊。只是在蘇軾眼中，林逋詩雖清冷卻不寒峭，是以「寒」字可視為蘇軾心中孟郊詩歌的特色所在。

此外，曾協（?-1173）嘗作〈次韻翁士秀見贈二首〉，其一云：

⁴¹ 宋詩中以「酸寒溧陽尉」為形象者，還有謝諤（1121-1194）〈會劉子東夜飲〉。其詩云：「君方遊戲親戎行，我亦酸寒尉溧陽。棄家從官豈得已，相與望雲思故鄉」但此詩係聚焦在微官薄宦之喻，並無貶意。參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38冊，頁23754。

⁴² 宋·陳造：〈張丞見和次韻答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5冊，頁27968。

⁴³ 宋·陳造：〈寄嚴文炳〉，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5冊，頁28025。

⁴⁴ 唐·韓愈：〈與孟東野書〉，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昌黎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571。

⁴⁵ 宋·蘇軾：〈書林逋詩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14冊，頁9362。

川原積歲阻交情，佳客常思置驛迎。花縣論心尊俎樂，竹宮識面歲時驚。
久知書作征南癖，更覺詩同東野清。却斂囊韃真退舍，君才屹立五言城。⁴⁶

詩中對於摯友翁士秀分離二地，常感思念之苦。奈何人事浮沉，無法常相左右。平常只能透過詩書往返，聊以解慰，並切磋、交流。而曾協對於翁氏作品的評價是「詩同東野清」、「屹立五言城」，正好表現出他對於孟郊詩風、創作成就的理解與認識。今存孟郊詩作，幾乎全是五言古詩，其雖也偶作新聲，但在聲律、風格上，係以漢魏風力為依歸，是以「五言城」喻，正好指出孟郊詩歌創作豐碑之所在。至於「詩同東野清」，則是對孟郊詩風的簡要概括。

而江湖詩人之一的黃敏求（生卒年不詳，詩作嘗收入《江湖後集》）曾作〈書鄭亦山冷澹生活〉詩：

九陌紅塵不肯居，携家租屋住西湖。月香水影賡和靖，雨色晴光憶大蘇。
詩比晚唐成冷淡，人如東野更清臞。晴窗盡展芳編看，一片寒冰浸玉壺。⁴⁷

作者透過詩語，將亦山田園山居的幽逸情趣娓娓托出。詩中主人翁賃居西湖之濱，西湖佳境，既可飽覽勝景，更可上友蘇軾、林逋等前賢雅士。詩句中嵌入林逋〈山園小梅〉「疏影清淺」、「暗香浮動」等名句，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山色」之語，借以回扣生活幽憩之所——西湖。而「詩比晚唐成冷淡」、「人如東野更清臞」等句，則是評價鄭氏的詩風特色，也一併帶出東野詩風清臞、寒瘦的特色。

由這幾首詩看出，與孟郊相涉者似乎都是君子、隱士，他們的際遇與生活樣態，已大致籠攝詩人創作的內容與風格。是以由詩意的經營回推，時人對於窮者孟郊，「清寒」可視為其詩、其人的本質、底色。對此，吾人觀其「秋深月清苦，老老聲羸疎。」⁴⁸、「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蛩聲。」⁴⁹、「鑿獨是明月，識志唯寒松。」⁵⁰等句，「秋聲」、「明

⁴⁶ 宋·曾協：〈次韻翁士秀見贈二首〉其一，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37冊，頁23010。

⁴⁷ 宋·黃敏求：〈書鄭亦山冷澹生活〉，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7冊，頁35646。

⁴⁸ 唐·孟郊：〈秋懷十五首〉其九，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48。

⁴⁹ 唐·孟郊：〈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雲〉，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46。

⁵⁰ 唐·孟郊：〈古意〉，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56。

月」、「清志」、「寒松」，其情、其景無不流露著一股清寒的氛圍，無怪乎後人每每以此目之，而成為對孟郊詩歌最普遍的印象。

2. 苦硬

南宋僧人釋永頤（生卒年不詳，活動於宋寧宗、理宗年間）嘗作〈悼周晉仙〉二首，其二云：

詩救元和失，先生學最精。律嚴方苦硬，才大始縱橫。

貞曜何須諡，魏閑相繼生。他年詩集著，風雅被家聲。⁵¹

永頤與周晉仙（文樸，號方泉）相友善，於周氏身後作詩追悼。詩中所謂「詩救元和失」、「先生學最精」、「律嚴」、「才大」，皆是關於孟郊一生詩文功業的評賞，而「苦硬」一詞，則是文字風格的概括。何以悼作會由前代詩人遺事入手？蓋周氏於寧宗慶元年間，曾為溧陽丞，⁵²是以由此牽繫出周、孟二人於人、於詩的異代連結。而魏閑者，則是北宋文人魏野之子，喜詩、不好仕進，宋仁宗嘗諡以「清逸處士」之名。史載孟郊年少時亦嘗隱居嵩山，並自稱處士。是以永頤以為貞曜、魏閑二處士，皆雅愛詩章，並以此為喻，用以稱揚晉仙。永頤以為周氏仕宦之途或不顯赫，但身後定將會與孟郊一樣，以風雅詩章博得美名家聲。是以此處孟郊不僅是尋常詩典的運用，由之而發的討論，即占去詩章篇幅的大半，並且已成為後世寒士眼中以詩鳴世的典範人物。

而與趙蕃（號章泉）合稱「上饒二泉」的韓澆（1159-1124），亦與周晉仙相友善，經常詩歌往返。韓氏曾作〈題趙四行卷〉，詩云：

淡泊梅都官，苦硬孟東野。韓歐舒而明，徐呂平而雅。

健闊到應劉，高深望屈賈。章泉有斯人，身寄玉山下。⁵³

是詩臚列屈賈、應劉、徐呂、韓歐……等歷代文人，而章泉則是能夠詩繼前賢的殿軍。詩中提及的梅都官即北宋詩人梅堯臣，其詩風深受韓孟詩派影響，歐陽脩〈讀蟠桃詩寄子美〉詩，即有「郊死不為島，聖俞發其藏。」⁵⁴之說，是以韓氏是詩亦以孟、梅二人對舉。但

⁵¹ 宋·釋永頤：〈悼周晉仙〉，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7冊，頁35991。

⁵² 據清嘉慶《溧陽縣志》卷9記載，周文樸嘗任溧陽丞。清·李景嶧、陳鴻壽修，史炳等纂：《溧陽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清嘉慶18年本〔1813年〕）。

⁵³ 宋·韓澆：〈題趙四行卷〉，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2冊，頁32468。

⁵⁴ 宋·歐陽脩著，李逸安點校：《歐陽脩全集》，卷2，頁36-37。

二人詩雖風格相近，卻同中見異，淡泊、苦硬即是詩人文字風格的差異所在。韓愈〈薦士〉詩嘗謂孟郊「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寡。」⁵⁵，以為孟詩擅常以冥搜獨造的語言，輔以象喻白描的筆法，大別於大曆以降日趨流轉藻麗的風格。至於「苦」，喻其作詩時全副身心投入的境狀，一如孟郊〈夜感自遣〉詩所云：「夜學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讎。」⁵⁶。最後，「硬」則是其詩予人的語言風格，如〈秋懷十五首〉其二「秋月顏色冰，老客志氣單。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⁵⁷，「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高賢德常新。」⁵⁸其詠物設色，指喻心志，所用的語言，皆予人奇峭生新之感。故其「硬」者，即是在拗仄的語言背後，支撐文字的偉傲骨力，也是詩人精神面貌的直截體現。

是以，才大律嚴、詩學最精，可謂是詩人銳意詩學的精神投注所致。而使之昂然挺立於詩史之上者，就在其古勁奇崛的風格與人格之上。

無論「清寒」抑或「苦硬」，宋人對於孟郊詩風的認識，皆可清楚聯繫到其人格的篤厚誠正之上。而作為詩材典故出現的孟郊，及與之相應入詩的人物，亦多為寒門布衣，但他們在德行行止方面，皆是以正向的姿態展現在讀者眼前。故從比附的心理回推，宋人所理解的孟郊，在人品、詩藝方面，多為正面表列之例。

（三）窮愁不偶

有關孟郊的窮苦，王禹偁(954-1001)即曾有「孟郊常貧苦」⁵⁹之句，彭汝礪(1042-1095)也有「困阨孟東野，羈窮朱買臣。」⁶⁰之說。觀其一生貧病交纏，已成為後世不遇貧士的代表。王禹偁〈還揚州許書記家集〉（許渾孫進家集得官）詩更直云：「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顛顛死逆旅，浪仙斥逐長江頭。」⁶¹客死他鄉、多舛不偶的運命，每令後世文人在同情之餘，更興起問天之嘆。

然而在孟郊不遇的生命裡，宋代文人似乎在同情之餘，還著意開發其形象中某些特殊質地。

關於孟郊生平，據《舊唐書》記載：

⁵⁵ 唐·韓愈：〈薦士〉，唐·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231。

⁵⁶ 唐·孟郊：〈夜感自遣〉，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32。

⁵⁷ 唐·孟郊，〈秋懷十五首〉其二，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47。

⁵⁸ 唐·孟郊，〈崔從事郎以直隸職〉，唐·孟郊著，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頁181。

⁵⁹ 宋·王禹偁：〈暴富送孫何入史館〉，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2冊，頁670。

⁶⁰ 宋·彭汝礪：〈倒押前韻〉，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16冊，頁10590。

⁶¹ 宋·王禹偁：〈還揚州許書記家集〉，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2冊，頁781。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62

是文雖置於〈文苑傳〉但文字反較著重於孟郊遊宦生涯的交代，僅略述其出身，並稍稍提及其與李翱、韓愈的交誼。其餘大抵著墨在入鄭餘慶賓幕及相關任事經過，篇末則略述其身後之事。

而《新唐書》內容稍加豐富，除略敘其籍貫，及科考、任官等事，並將視野移轉至文章事業之上，並引李觀之語，給予其詩高度的評價。其文曰：

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閑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⁶³

就史料而言，對於孟郊的記載其實不算豐富。《新唐書》較之舊傳，多了平陵城、投金瀨的故事，也因此更具體營構出孟郊好苦吟、銳意攻詩的文人形貌。篇末的引語，更是由文學的視角，給予其文學成就更多的關注。而這些補益而入的資料，在宋人詩歌中，已成為論及孟郊時常見的詩語題材。

如宋末俞德鄰（1232-1293）〈贈丹陽邢尉〉所言：「孟郊尉溧陽，曹務緣詩廢。徘徊金瀨傍，府以假尉代。一生坐詩窮，酸寒見餘態。」⁶⁴「徘徊金瀨」、「因詩廢曹」即可視為孟郊一生不偶的遊宦生涯中的一抹剪影。

1. 金瀨投詩

首先，盧革（1004-1085）〈進士校書朱君示及園居勝概新篇一軸皆有標目輒成長調

⁶² 五代·劉昫撰：《舊唐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1971年），卷160，列傳110，頁6A。

⁶³ 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1971年），卷176，列傳第101，頁6B。

⁶⁴ 宋·俞德鄰：〈贈丹陽邢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7冊，頁42413。

格詩奉紀清躡〉：

予此謝病歸，旅吳歲月長。常聞君園勝，欲往兩足僵。
 開緘味題咏，恍若披圖詳。吾聞玉川子，破屋洛之陽。
 東野廢官守，止坐叢瀨傍。豈如吾子樂，遊息藹有方。
 朝廷日清明，百官良弛張。子既難其進，論撰亦有光。
 退之謂子厚，窮久道益強。文辭燁垂後，將相未可當。
 窮愁乃著書，心志能渾剛。倘來奚足卹，令名期自將。⁶⁵

詩的前半大抵在描述園居的位置、景色。而後提到自己稱病歸返，了卻公事後，開始有閒暇時光可以親歷遊賞。其中因園居的關係，作者聯想到盧仝嘗於洛水之畔築屋。論清景時，則回憶起東野嘗因瞻戀金瀨勝景而延滯曹務。但在盧氏心中，若能除卻經綸世務的繁囂，即便是草屋陋廬，亦是韜光養晦、增養德行的處所。從東野、玉川到子厚，於仕宦之途或許並不順利。但當人生缺乏建功立業的機緣時，除感於世道難行外，窮愁幽居卻也是存養心性、著述立說的大好契機。盧氏並以此勸勉朱君，未來必可以此成就，博得留芳後世的美好名聲。詩中，盧氏所摘取的孟郊形象，即是止坐金瀨、因廢官守的故實。

李之儀（1038-1117）〈贈金陵榮天和〉詩云：

生涯已定不干時，收拾工夫且作詩。瀨水方來弔東野，同安初喜識丘遲。
 兼將佛事資三昧，又喜風騷出一枝。投老相逢能幾許，何堪得句每相期。⁶⁶

是詩在言主人翁榮氏，生涯功過已大致底定，行將歸園。面對未來可能的賦閒時光，焦點應從人間功業移轉至文章事業之上，故有「收拾工夫且作詩」之句。作者想像在將臨的尋山訪水、快意生涯中，可借由山水滋養、作育錦繡文章。或可如東野獨釣金瀨吟詩，或於山徑訪覽得識丘遲花木。總之，在自然風光的薰染下，定可得塵外之趣、近佛家三昧。詩末也交代了二人深篤的交誼，以及對於榮氏得句論文的殷切期待。其中行山訪水、對景得詩，即是以孟郊為表徵對象。至於「弔」字，也表現出後人對於孟郊詩人形象的瞻顧與期望。

⁶⁵ 宋·盧革：〈校書朱君示及園居勝概新篇一軸皆有標目輒成長調格詩奉紀清躡〉，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冊，頁3372。

⁶⁶ 宋·李之儀：〈贈金陵榮天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17冊，頁11181。

南渡之後，趙蕃還嘗作〈縣道中二首〉其二：

綠樹依平岸，平波映綠蕪。中分雖有路，四極却成湖。
艇子時三兩，漁村定有無。誰其爲題作，東野覓詩圖。⁶⁷

在此平湖靜沓、青蕪掩映的境色中，有漁樵、竹艇點逗其間。值此佳色，翻現在作者心中的，也是東野乘蹇驢、金瀨尋釣的鮮明圖像。

至於范成大（1126-1193），其〈送李仲鎮宰溧陽〉詩云：

相逢已歎十年遲，冷淡貧交又語離。玉筍換班通籍後，黃梅催雨送帆時。
月巖家世猶爲縣，金瀨溪山好賦詩。喚起酸寒孟東野，倒流三峽洗餘悲。⁶⁸

詩中由兩人知交卻分隔天涯的運命感慨入手，在時光流逝下，一代代的朝班菁英已重新汰換，正如波浪的起伏，推送著人事的代謝。是時來到黃梅催雨的季節，仲鎮即將離開轉赴溧陽任職，而因地及人的直截聯想，帶出離人將可親炙孟郊曾井留戀的金瀨、溪山等勝景，此或成爲寬解友朋的小小慰藉。只是面臨久別暫逢又復別的無情撥弄，作者引孟郊〈峽哀〉諸詠奔騰無盡的情思，化作峽險湍急的流水，永無止息地灌洗作者滿腔的悲愴之情。

最後南宋末年的仇遠（1261-？），嘗作有〈江陰何仲禮相訪和答〉，其詩云：

月照空梁幾夢中，翩然環佩下天風。十年不到澄江上，一櫂能來瀨水東。
湖海交遊今漸少，英豪見識略相同。舊時東野吟詩處，何日携壺酌此翁。⁶⁹

詩中提及的江陰，別稱「澄」，位居長江下游。仇遠詩中感慨兩人雖知交深篤，但十年間卻未嘗能親臨拜訪。此番仲禮親臨拜訪，作者感嘆時光飛逝，類此湖海交遊的雅聚機會已漸漸變少，但二人初始的心性、志趣卻依然相同。只期待在遷變的人世中，未來還能有機會，與何氏攜手重遊孟郊昔日吟詩之處，以薄酒敬悼一代詩人的遺風。

⁶⁷ 宋·趙蕃：〈舊縣道中二首〉其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9冊，頁30638。

⁶⁸ 宋·范成大：〈送李仲鎮宰溧陽〉，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1冊，頁25822。

⁶⁹ 宋·仇遠：〈江陰何仲禮相訪和答〉，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70冊，頁44204。

尤有甚者，甚至將東野平陵金瀨的故實，化為書畫中的主題。如牟巘（1227-1311）的〈東野平陵圖〉即云：

執掌不可耐，壯士縛申卯。驅驢古平陵，水木樂幽茂。
苦吟到斜日，危坐類持釣。俗情見擺落，鵝雁極衆口。⁷⁰

作者所題者，即是經後人附益想像所勾畫出的金瀨苦吟圖。圖中詩人擺脫公務的束縛，乘驢至平陵瀨水之濱。而幽茂的草木，清淺如洗的潭影波光，成為其心靈遁隱的棲所。圖中，詩人苦吟至斜日，其水濱垂釣的雅致、攻詩為繼的摯誠，更是文人擺落羈宦生涯最具體的投射。

行文至此，吾人可以稍稍盤點，在孟郊不偶的仕宦生涯中，金瀨投詩在史籍的推播之下，已成為詩人生命最鮮明的印記。在宋人詩中，往往給予孟郊形象較為正向的演繹，似乎在告訴我們，人生有失有得，命中中容或下僚沉淪，但卻也因此多了以飽覽平湖映綠、溪山瀨水的賞憩機會。正所謂東隅有失、桑榆可收。在寄情山水的過程中，能使人覓得另類的身心平衡。是以東野短暫的微宦生涯，雖令人同情其志氣難伸，但在詩酒人生的擇選下，卻形塑起後人傾慕追步的文人形象。

2. 假尉分俸

有關孟郊遭有司假尉分俸之事，已見前述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新唐書》亦有記載。宋人有言金瀨投詩者，多聚焦在其文人情性的書寫，而因詩廢事則是其窮苦人生的重要寫照。在宋詩人中，趙蕃是對孟郊特予關注的詩人之一，其〈得友人俞玉汝書云客遊建業月嘗能致錢十萬時方客溧陽感假尉事作詩寄玉汝〉即曾云：「士有孟東野，薦乃韓退之。五十纔一尉，俸錢仍半支。」⁷¹言其受薦於韓愈，五十始一尉、俸錢半支之事。而趙氏〈呈晦菴二首〉其二又云：「孟郊五十酸寒尉，想見溧陽神尚遊。」⁷²復次提及孟郊五十始第、任職衙尉微吏之事。但就作者而言，其令人追慕、其神尚遊者，並不在事功之上，而是在裘褐縣結的貧苦生活中，所綻放出來的貞曜之光。

此外，趙蕃還作有〈獨過知津閣二首〉，其二云：

憶昔孟東野，作尉悲龍鍾。有詩即景賦，大吏怒不容。

⁷⁰ 宋·牟巘：〈東野平陵圖〉，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7冊，頁41915。

⁷¹ 宋·趙蕃：〈得友人俞玉汝書云客遊建業月嘗能致錢十萬時方客溧陽感假尉事作詩寄玉汝〉，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9冊，頁30427。

⁷² 宋·趙蕃：〈呈晦菴二首〉，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9冊，頁30721。

我癡坐移官，避事得養慵。寄語鷗鷺輩，勿驚足音蹙。⁷³

宋時有知津閣，是閣座落在江西萬安縣境。今趙蕃以〈獨過知津閣〉為名的詩共有兩首，其一歌詠的對象是陶淵明，其二則是孟郊。其中後詩提及其任溧陽縣尉時的可嘆往事，言其醉心於詩，並有即景賦詩之才，但其荒弛公務的行徑卻引來縣令的不滿。在有司設尉分俸後，孟郊的宦途更加崎嶇。接著，在孟郊不遇的影像鋪墊下，抒情主體——趙蕃也親自登場。但其著墨點不在嗟嘆運命，反自謂因移官之故，步調始得見寬閒。暇時可寄語鷗鷺，過過閒曠自適的山林生活。在此，可以推知在趙氏心中，孟郊係足與淵明並論相題，這對詩人形貌的勾勒而言，是對孟郊德行及詩藝的雙重肯定。⁷⁴

另外，趙氏尚有〈送王亢宗赴建德尉〉詩云：

雁斷行連雨，梧乾葉隕風。悲涼今日別，邂逅幾時同。
末路多浮梗，吾生甚轉蓬。青衫溧陽尉，不歎孟郊窮。⁷⁵

詩中言及仕宦生涯的身不由己，轉蓬遊走的遷調，僅是生活側面之一。而溧陽尉孟郊，又再一次出現在詩人筆下，其寒窘的境遇，無疑是趙氏心中的寒士表徵。

與趙氏相友善的澗泉先生——韓澆，在〈詩謝文顯兄弟載酒并簡子暢二首〉其一云：

幾椽牢落依僧住，二妙慇懃載酒來。名節似君真有道，交游著我定憐才。
譚高屢激清風起，歸近何嫌落日催。苦憶平生溧陽尉，驅車政爾犯黃埃。⁷⁶

是詩前半在交代文顯兄弟殷勤載酒而來，並略述相交者均為有道、賢達才士。復次敘寫筵席間友朋闊論高譚、言歡把酒，連時間流逝皆無暇顧及，知交之情溢於言表。結句則描寫簡子暢出外迎客，頗有杜甫「蓬門今始為君開」的熱切之意。而「苦憶平生溧陽尉」一句，

⁷³ 宋·趙蕃：〈獨過知津閣二首〉，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9冊，頁30480。

⁷⁴ 關於詩語以陶淵明、孟郊並出的現象，宋人謝邁（1074-1116）〈贈別董彥遠四首〉其三也有：「欣同衆鳥託吾廬，投杖行當欲索居。不是酸寒孟東野，吾言能聽果誰歟。」概二人下僚沉淪，一投杖山林、一吟哦水濱，在山水掩映間，似乎尋得文人形象重疊的可能。詩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24冊，頁15811。

⁷⁵ 宋·趙蕃：〈送王亢宗赴建德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49冊，頁30597。

⁷⁶ 韓澆：〈詩謝文顯兄弟載酒并簡子暢二首〉，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2冊，頁32681。

鑲嵌於詩語之中，似也為此詩人群體作定調，在薄酒、寒飧之餘，包蘊的是一顆摯忱相與的真心。

另外，戴復古（1167-？）〈綠陰亭自唐時有之到今五百年盧肇二三公題詩之後吟聲寂寂久矣亭前古木不存綠陰之名殆成虛設今詩人李賈友山作尉于此實居此亭公事之暇與江山風景應接境因人勝見於吟筆多矣友人石屏戴復古訪之相與周旋于亭上題四絕句以記曾來〉其四云：

政是國家多事秋，渝川縣尉亦風流。吟詩不廢公家事，坐使孟郊輸一籌。⁷⁷

此處是以縣尉官銜之故，聯想至孟郊。是時友人李賈山擔任縣尉，性亦雅愛風流。只是此時乃國家多事之秋，在「小我／情志」、「大我／家國」的天平中，應嘗試取得平衡。詩中稱許賈山之詩足堪比肩孟郊，但在敬事公誼的處理上，要比孟郊優擅得多。所以「因詩廢事」的形象，亦為宋人對孟郊認識的另一切面。

接著，蕭立之（1203-？）〈再韻呈雲心〉：

西風日日枕書眠，自笑仙城著懶仙。溧水已無東野俸，剡溪空趁子猷船。詩名入社平生欠，鄉夢驚秋昨夜圓。念我衰頹君萬里，可憐懷抱更中年。⁷⁸

詩中以仕隱二維對比出生活模式的不同，似乎在賦閒之時，才能擁有枕書而眠的雅趣。前人孟東野金瀨賦詩、王子猶雪夜訪戴的詩情雅致雖已遠逝。但雲心因公廢弛的詩文雅債才正開始要提筆償還。只是如今二人兩地相隔，過往年少煮茶言志的初衷懷抱能否實現？在作者行將步入白髮添鬢的衰朽之年時，顯得格外的清淒與寥落。在此「溧水停俸」之事，被拿來與「雪夜訪戴」之事對舉，似已升華為文人擺落現實羈縛的形象表徵。

蕭氏除此詩外，尚有〈周府判送錦鷄陳廣文古風見示次韻二十句〉詩亦曾提及孟郊。其中有句云：「溧陽寒尉饑欲啼，擁爐一席鷓鴣枝。鴟夷取醉與唾宜，持書推戶知為誰。抽緘讀書哦新詩，如渴得飲夢得歸。」⁷⁹，開篇雖以「寒尉饑啼」起句，下句卻以「鷓鴣

⁷⁷ 宋·戴復古：〈綠陰亭自唐時有之到今五百年盧肇二三公題詩之後吟聲寂寂久矣亭前古木不存綠陰之名殆成虛設今詩人李賈友山作尉于此實居此亭公事之暇與江山風景應接境因人勝見於吟筆多矣友人石屏戴復古訪之相與周旋于上題四絕句以記曾來〉，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54冊，頁33600。

⁷⁸ 宋·蕭立之：〈再韻呈雲心〉，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2冊，頁39181。

⁷⁹ 宋·蕭立之：〈周府判送錦鷄陳廣文古風見示次韻二十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全宋詩》，第62冊，頁39139。

枝」承接，是以饑啼的緣由，係來自於詩人連淡泊寡欲的簡樸生活都無以為繼。而後描摹寒士苦讀卻往往湮沒無聞，似乎在讀書、吟哦之間，才能確立自我存在的意義。當筆下幾句詩語錯落，方才如渴得飲、如夢得歸。主人翁在詩文的天地之間，獲得了另一種安頓的可能。

四、結語

通過本文的討論，吾人或可發現在「賦性褊隘」、「郊寒島瘦」等人格、詩格的概括外，宋人實別有發明。一如世人所熟知者，孟郊生涯與「窮愁」二字關係仍舊緊密。但在窮士孟郊身上，宋人卻有意凸顯其追騷復雅的鯁正骨力，而究其根柢，乃在於孟郊意欲繼起詩騷傳統、漢魏風力的有聲之詩。

其次「不偶」，亦是吾人對於孟郊生命歷程常見的簡要概括。但吾人可以發現，雖泛言其窮窘境狀者，仍常見於詩。但在宋人詩中，似另有一頓於煩囂人世中棲遯於詩的文人形貌，被有意形構而出。宋人詩章中的孟郊，或拙於政令，但在金瀨水畔，吟哦為詩的姿態，已被凝定為後人追慕的貧士典範，甚至足與淵明比肩同看。而詩文中與孟郊相比附者，亦多微官寒吏。這批寒士文人，或仕途不顯，或有志難伸，但由作者詩語描摹而出者，多是心厚志誠之貌。在他們遠離仕宦，與理想漸行漸遠的同時，卻又是完成嶄新詩人事業的開始。一如孟郊，一生蹭蹬，卻以詩鳴世。此一以詩遁脫的文人形象，竟成為宋人反覆吟哦的詩人典範。

是以，「詩」與「窮通」，是宋人心中縈繞不去的糾結課題。但人之有命，有時並非操之於己，當建業、立功已不可期待，在委順大化之際，「自然」與「詩」就成為文人生命志業的救贖與歸依之所。

總括而言，在道學家眼中視為「唐人工詩，陋於聞道」的詩人孟郊，在宋代文人的詩語中，卻常以另類的形象現身。他一樣工詩，但在志向去取的擇選上，係以一種親近自然、雅愛詩章的姿態出現。聞道深篤與否等問題，留給道學家去說。在宋代文人的視野之中，詩人孟郊早已成為後世寒門歌手仿效的對象與推許的表徵。

徵引文獻

古籍

- 魏·王肅 WANG, SU 注：《孔子家語》*Kong Zi Jia Yu* (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79 年)。
- 唐·孟郊 MENG, JIAO 著，華忱之 HUA, CHEN-ZHI、喻學才 YU, XUE-CAI 校注：《孟郊詩集校注》*Meng Jiao Shi Ji Jiao Zhu* (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5 年)。
- 唐·陸龜蒙 LU, GUI-MENG 著，宋景昌 SONG, JING-CHANG、王立群 WANG, LI-QUN 點校：《甫里先生文集》*Collection of Mr. Puri* (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1996 年)。
- 唐·韓愈 HAN, YU 著，錢仲聯 QIAN, ZHONG-LIAN 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Han Chang Li Shih Hsi-Nien Chi-Shih*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
- 唐·韓愈 HAN, YU 著，馬其昶 MA, QI-CHANG 校注，馬茂元 MA, MAO-YUAN 整理：《昌黎先生文集》*Collection of Mr. Chang Li*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2013 年)。
- 五代·劉昫 LIU, XU 撰：《舊唐書》*Jiu Tang Shu* (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據武英殿本校刊，1971 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撰：《新唐書》*Xin Tang Shu* (臺北 Taipei：臺灣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imited，據武英殿本校刊，1971 年)。
- 宋·歐陽脩 OUYANG, XIU 著，李逸安 LI, YI-AN 點校：《歐陽脩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Ouyang Xiu*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1 年)。
- 清·李景嶧 LI, JING-YI、陳鴻壽 CHEN, HONG-SHOU 修，史炳 SHI, BING 等纂：《溧陽縣志》*Li Yang Xian Zhi* (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1 年，清嘉慶 18 年本〔1813 年〕)。
- 清·彭定求 PENG, DING-QIU 編：《全唐詩》*Poems of Tang Dynasty* (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6 年)。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著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全宋詩》*Poems of Song Dynasty* (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 年)。

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宋詩話全編》*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Poems*（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

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遼金元詩話全編》*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Liao, Jin and Yuan Poems*（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2006 年）。

近人論著

吳承學 WU, CHENG-XUE：《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Stylistic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1 年）。

陳文忠 CHEN, WEN-ZHONG：《為接受史辯護》*Wei Jie Shou Shi Bian Hu*（蕪湖 Wuhu：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4 年）。

黃培青 HUANG, PEI-CHING：〈宋代詩評視野中的孟郊接受〉“Reception to Meng Jiao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etry comments at Song dynasty”，《輔大國文學報》*Fu Je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40 期（2015 年 4 月），頁 37-66。

黃培青 HUANG, PEI-CHING：〈論唐、五代視域中的孟郊形象〉“Reception to Meng Jiao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em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語文學報》*Journal of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第 18 期（2018 年 6 月），頁 89-122。

Studies in Sinology. Vol.42 (Spring), pp.27-52 (2020)

Taipe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ISSN : 1021-7851

DOI : 10.6238/SIS.202003_(42-1).02

Explore historical image of MENG, JIAO in Song Poetry

HUANG, PEI-CHI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19 ; Accepted December 18, 2019)

Abstract

MENG, JIAO was famous for his strange poems at mid-Tang dynasty. He created Yuanhe style which earned respect and admire from HAN, YU and JIA, DAO. However, MENG, JIAO's image was transformed toward a negative through criticism from OUYANG XIU, SU SHI and SU, ZHE. Although there was little data about MENG, JIAO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 we could collect numerous poems from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ong Poetry and further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work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age of MENG, JIAO based on the viewpoints at Song dynasty.

Keywords: MENG JIAO, Poetry, History, Acceptance, Image

